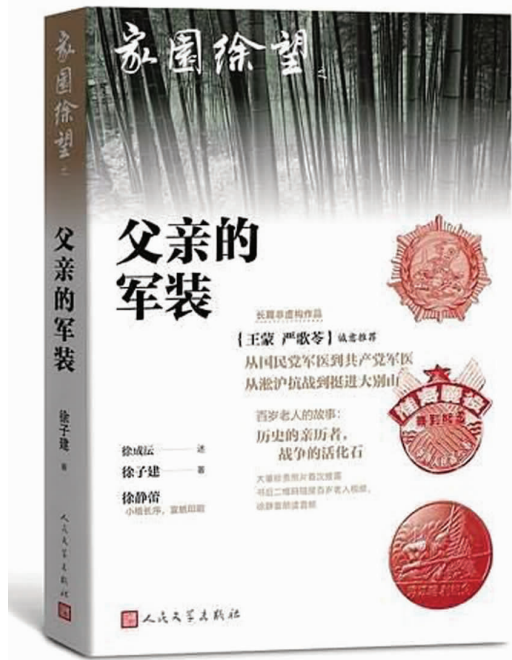


徐父耗时十年著《父亲的军装》

徐静蕾家族抗战老兵的故事



《父亲的军装》徐子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徐成运百岁寿辰，祖孙三代合影（左起 徐子建 徐成运 徐静蕾）

近日,长篇非虚构纪实文学《父亲的军装》甫一面世就登上新书排行榜。书的主角是现年103岁的徐成运,抗战勋章获得者。而书的作者,是徐静蕾的父亲徐子建。徐子建并不愿意沾女儿这个公众人物的光,最初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投稿时,他做好了被退稿的准备。但令出版方惊喜的是,这一本家族故事有着真实质朴的文风和扎实严谨的史料,出版意向很快达成。近年来远离公众视线的徐静蕾乐于在幕后给父亲加油助威,在小楷写就的序言中,她感慨道:“我有许多骄傲,因为有一个爸爸。”

战场考察、跋山涉水,史料搜集、行程上万,通过与徐子建的对话,现代快报记者感受到一个75岁非专业作者为这次写作所付出的巨大心血。而他追寻的不仅仅是一段家族史,更是一段民族记忆。

现代快报+ZAKER南京记者 王凡 实习生 孙笑寒 作者供图



扫码观看视频

重要的电报文稿张口就来。



读者比作者聪明
不用你去煽情

读品:您用十年时间著书,这种执着的精神令人佩服。

徐子建:中途也想退过。我和我闺女说了,她找了一个青年作家来帮忙。但后来我还是决定自己写,咬紧牙关,自己一字一句地完成。

读品:在书写历史的细节时,您怎么把握“非虚构”?

徐子建:淞沪会战,我父亲所守的,是唯一真正守住了阵地,没让日本人打上来的防线,这也是个小奇迹。在对这个战争的描述当中,我父亲因为岁数大了,有的事情记得不是那么准确,那其中的一些细节就需要我来合理想象。非虚构,不去动脑筋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你需要更加严谨更加真实,在考证上需要下更大功夫,另外对文学性的要求可能更高。

读品: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,平实的语言是最动人的。您的文风也遵循了这一点,非常节制。

徐子建:我受影响最深的,是北京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。杜芳伦老师比我小9岁,他叫我徐兄,我叫他杜老师。书出来之后我拿给他看,他和我讲:你写作是有节制的,这是很好的。因为我知道,读者比作者聪明,读者不用你去煽情。我也借鉴了胡适、沈从文、杨绛这些大家作品的语言风格,发现这些有大学问的人,都是用平实的语言在说话。

读品:您书中寥寥数笔,已勾勒出母亲坚韧的形象。我们知道她正是徐静蕾在央视《朗读者》节目中动情诵读史铁生文章《奶奶的星星》时所怀念的奶奶。

徐子建:我母亲是个特别善良伟大的人。母亲对父亲有怨,但也有爱,在旧礼教下她一而再。老人家的宽厚和慈爱,作为子孙是永远铭记在心的。几十年来,母亲和老伴于淑荣,三人共同支撑着这个家,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。而这书也正是献给这两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

读品:全书的第一章节是写祖父的。因为时间久远,这种追溯难度似乎更大。

徐子建:写我爷爷那一代人的兴衰,我写的时候是很小心的。他创业、兴家是个漫长的过程,但是衰败那是很快的。我闺女和我说过,家业的衰败往往是因为投资失败,吃喝玩乐往往一般都不至于整个家的衰败。后来我去台湾了解,徐家的衰败正是矿业投资失败。我一直从事工业经济工作,我就想到爷爷投资失败的过程,他不是简单的失败,反而是身体力行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才投资,尽管如此,但还是败了,毕竟不是内行的人。

读品:从书中发现,您的祖父、父亲、母亲到现在女儿的字都写得非常好。这四代人在传承的是什么?

徐子建:字写得最好的是我爷爷,那种笔力、那个字一般书法家也写不出来。我们这四代人小时候都很穷,这是共同点。一代一代人都在不断地抗争,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1

徐静蕾的家教森严是出了名的。父亲徐子建当年从图书馆手抄的教育笔记上,对女儿每一天的学习都有着详细规划,徐静蕾6岁时,父亲就让她练书法,对她的管教很严厉。所以写序时徐静蕾借机吐槽:“当我爸爸的女儿压力有多大,没有亲身经历的很难体会。”

没想到,严父徐子建,对自己更是变本加厉。

十年前,徐子建有了书写家族故事的想法。徐静蕾非常支持父亲的想法,但即便她在饭桌上听父亲讲过很多生动有趣的往事,却很清楚落在笔端变成文字,并非那么简单。

这的确近乎于一次极限挑战。到2011年动笔时,徐子建已经66岁。

“首先是下了最大的决心,用我们湖南话讲,就是莽子。我的性格里可能有这种元素,就像当初我揣着100块钱下海,决心大,就这么干了。”徐子建回忆,这七八年时间里,他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趴在桌子上写东西,一天能写6个小时,晚上打打球锻炼身体。

从祖父徐方兴1870年从湖北只身来到湘潭开始写起,家业的兴衰、家族人的命运……抗日战争期间,徐氏家族亲属中共有十一人投身战场,父亲徐成运由国民党军医主任,到共产党军医主任,从淞沪会战到挺进大别山,抢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。

并非每个家族都有找到“客从何处来”这个答案的幸运。给徐家寻根打下坚实基础,是徐成运老人年过百岁却记忆力惊人,很多人名、重要的电报文稿张口就来。他不只记得自己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怎样俘虏日本兵,还记得参加共产党后在解放战争中怎么给刘伯承治眼睛。

这几年,徐子建不断给父亲打电话,询问战争年代的情况。独特的军医视角的讲述,无疑为创作提供了一条重要主线,但怎样让其丰满,也让他费尽心思。

事实上,在落笔之前,徐子建的手写笔记就有将近百万字。同时,他还进行了实地探寻。多次回老家采访,反复核

实考证,还去了父亲曾经抗战的几处战场寻访、考察,另外专门赴台访亲问故,搜集家族资料。

在第二稿写作之前,徐子建又来到南京,长达27天浸泡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,每天盯着屏幕抄录。那些重要史料的获得,也对成书有着很大帮助。

在他看来,真实是非虚构写作的生命,实地探寻历史,是对读者应负的责任。用女儿徐静蕾的话说,“我爸做事的努力,已经到达了强迫症的地步。”

2

采访徐子建那天正好是8月13日。

1937年8月13日,淞沪会战爆发。徐子建的父亲、21岁的徐成运第一次走上抗日战场,经历的正是悲壮的淞沪会战,由此开始了血与火的洗礼。

徐子建的写作干净利落,一上来写的也是淞沪会战。

在书中有这样的记述:“父亲说,选择军人这个职业,就是选择了责任、选择了危险、选择了牺牲。战场就是枪林弹雨,九死一生。”

书写家族史,保持克制其实并不容易。而这恰恰被徐子建视为创作准绳。

该书责编如初拿到书稿后对淞沪会战这一章节称赞有加,徐子建正是在不张扬的笔法下动了很多脑筋,来把握架构和节奏。特别是在宏阔背景下,他书写了很多历史细节。

这场战争,时任军医主任的父亲被调动到一个核心位置——右翼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任职,他比别人更详尽地了解这场战争,但是在书中作者没有让父亲多说话,而是用搜集到的多份电文来书写这段历史。父亲只在离开的时候和总司令张发奎说过一句话:“报告总司令,我今天要回部队了,请多保重身体。”张发奎和他握了下手:“你也好好努力。”

徐子建说,他在脑海里一直想着一定不能写成神剧,宁愿平淡。例如阵地的架设,他精细到去从史料中考证出壕沟用的是德国要求最高的壕沟。写到诸如机关枪的使用方法这种细节,也都经过他细抠。而写到父亲怎样俘虏日本军官,怎样救助新四军时,徐子建提醒自

己,越到关键点越别啰嗦,让读者自己体会,这才有味。

徐子建还去上了三年写作课。这位全班年纪最大的学生,每周风雨无阻地上课。经过一次次地蜕变,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文风:质朴明快,不事雕琢。

徐静蕾在看到父亲写作近十年间的变化后,感觉已经不是同一个作者,进步超级大,“这种挑战自我的不懈努力和坚持,令人尊重。”

3

在徐子建的笔下,祖父与父亲以及家族里的成员,这些“被历史大势裹挟着走的小人物”的个人命运,都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王晓华读后评价,这部徐家真实的家族史,具有史料价值,从个人历史看民族命运,将中华民族面对外敌侵略时的同仇敌忾、挺身而出的牺牲精神和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而当徐子建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现父亲抗战中的立功记录、任免报告和个人履历表,直面之前未曾了解的父亲的人生时,也对父亲有了更多的理解。

“由于家庭变故,父亲在我一岁离开,再次见面已是30年之后。”徐子建坦言,身为单亲子女给人生留下的印记融化在了他的血液之中,“一个单亲家庭子女内心的自卑和自尊,是平常家庭的孩子想象不到的。”

徐子建讲述起生命之中的一个细节。他6岁那年,母亲牵着他的手到县政府民政科去办离婚手续,他清楚地记得母亲把印章从衣服的小兜里拿出来,刻在离婚协议书上的那个画面。母亲并没有哭,但是年幼的他刻骨铭心。

到自己上了年纪,写了这本书,他才懂得血缘无法割断。“老父一生并不容易,他经历战争十三年,抢救过无数士兵的生命。我和他说:‘103岁的长寿,是上天对你救过那么多人的回报。’”在书出版一年多之前,徐子建特意定制了一本寄给父亲,他非常高兴。

完成《父亲的军装》之后,徐子建正将精力投入后两卷作品,他给未完待续的家族三部曲取名“家园徐望”。